

灯下漫笔

诗路放歌

金秋十月(外二首)

❁ 杨水林

雁阵是农家长空中的乐队
奏着季节的恋歌
把一串串串丰收的抒情
牵向湛蓝悠悠的遥远

遥远,有温馨的故事
掺着着汗水的风
揭开田野烫金的封面
镰刀喜欢读充满希冀的篇章

扁担,单车,收割机
一部历史和现代的交响曲
石滚蹲在被遗忘的角落
如一团沉重的叹息
山谷间激荡时代进步的回声
传递农耕文明的嬗变

金秋十月,农事繁忙
脱粒机咬紧力的齿轮
剔出日子的圆润和殷实
而后,借炊烟的热忱
炖香整个黄昏

昭君,北方的恋歌

是野篝火温暖的召唤吗
是安代舞荡起的诱惑吗

你,南方的栀子花
带着温柔的梦,飘过长江
绽放在蒙古草原上
从此,阴山那雄浑的血管里
流进了栀子花温柔的抚慰

你用圆润吟诵南方和北方的情诗
你用细腻抚平
勒勒车辙痕的古老与粗糙
你用纯真完成民族伟大的使命
弹一曲琵琶
和谐了南方与北方的抗争

呵! 你是马头琴催人泪下的旋律
你是蒙古刀铭刻人心的碑文
你是黄河流动的醉人的传说
你是大青山下深绿色的神话
昭君,北方的恋歌

回望蒙古马

你从远古的蛮荒走来
你从浩瀚的草原越过
曾踏出生存的路
曾踏出蒙古族的文明
也曾踉跄许多靚觀的梦

你昂起的头
是一尊无与伦比的雕像
你腾起的躯
是一个民族的形象
你和成吉思汗能走出赛汗塔拉
却为何走不进《和林格尔》壁画

套马杆点化你沾满血腥的征伐
勒勒车蓄满牛粪火烤红的传说
你留给草原的记忆
岂止是一串凝固的蹄痕

野篝火洞穿大漠
燃亮一个又一个希望
套马杆驯服臣虏
扩张一片又一片疆土
昨天的马头琴已擦干忧伤
昔日的勒勒车凛然成史书的插图

旌旗猎猎,嘶啸马鸣
你昂然踏响的蹄韵
将繁衍牧群,藏长草甸
乳壮敕勒川苍茫的魂魄

芬芳的秋

❁ 曹春玲

如同某种征兆
在盛大无边的金黄里,人间奔腾
人们追赶着时间收获一个季节
阳光温暖地亲吻着人们
民歌飞上云霄

风吹。谷物的香,芳芳醇
芬芳的秋在暖色的光线里
摇曳一阵阵香味儿
乐音一般,落在额头、肩膀、嘴角
金色的黄巨大的黄浩荡的黄
微微起伏的黄
贴着大地,如神圣的画师

金秋,壮丽的诗意
如画落在画里
干净纯粹,多么美
仿佛光芒或闪电
母语的暖流

年少不知父母恩,半生糊涂半生人。门前有车不算富,家有多娘才是福。

父亲2022年10月底去世,母亲2023年4月底离世。两位至亲相隔半年撒手人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时候我们方才明白,万事可期,唯有行善和尽孝不能等。父亲去世近三年,我几乎每天都会想起他们:每每回忆他们的过去,泪水总是浸满整个眼眶。

我的老家在豫西南伏牛山山区,上世纪90年代前,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去县城要翻山越岭走80里土路。父亲常骑自行车赶集,他是上世纪70年代的高中生,因家庭成分被划为富农,错失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高中毕业后,他当过煤矿工人,还去福建、四川、甘肃做过小生意。父亲是家中男丁老大,一个姐姐两个弟弟两个妹妹。所有农活他都会,种麦、收麦、插秧从不含糊,还常帮亲戚干活。因聪明能干谦逊有礼,他毫无悬念地成了村干部,十里八乡有了红白喜事都找他当总管。

有件事我记了一辈子。小学三年级时,我不到9岁。亲戚家办喜事,小朋友都争着去吃席,父亲却死活不让我上桌。亲戚拉着我上桌,他直接把我赶走。我偷偷溜回去,不料又被他发现——当时他正忙着安排客人入座,看到我后十分生气,甚至用土坷垃把我撵到50米开外。我心如死灰,不懂为啥别人家孩子能入席,唯独我不能。直到读高中时说起此事,父亲才悠悠地说:“我是主事的,那时候缺吃少穿,桌席人数都是事先定好的。对自己孩子严点,才不会让人说闲话。永远要记得自食其力,不占小便宜,才能受到别人的尊重。”犹如醍醐灌顶,我终于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

父亲格外勤劳。上世纪80年代初,老家多住

草房,他一边做小生意攒钱,一边去河里背石头、上山砍木头,为盖房备料。我们家是村里较早住上四间瓦房的,父亲说,这是他高中毕业起近八年攒下的物料。1991年,家里买了19英寸长虹彩电——当时这笔钱能盖三间瓦房,乡亲们都十分羡慕。那时农村娱乐项目少,无论春夏秋冬,每晚都有几十位邻居挤在我家院子里看电视。

父亲善良孝顺。父亲爷爷辈同宗族19位老人中,七八位没成家,父亲常帮他们打理庄稼。过节时,他要么请老人来家里吃饭,要么把饭菜送过去,年底了还给老人办年货。我的二爷没成家,年老后几次大手术,即便生活捉襟见肘,父亲依旧四处借钱给他治病,坚持给老人养老送终。

父母最看重我们的教育。父亲因成分高没上大学,是一辈子的遗憾;母亲因三年自然灾害没上学,几乎是文盲,却总说羡慕读书人。小学时,家里没通电,父亲常点煤油灯让我背课文、默诗词。还让我熟读《勤学成才故事100例》,我由此懂得“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初中时,他特意去邻县新华书店给我买学习材料,我骄傲了好长一段时间。初二时我看家里困难想辍学,父亲让我跪着反省,我倔着不认错,他气得用鸡蛋粗的棍子抽了我几下,之后又耐心劝我返校。最终以优异成绩考上高中,从此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上高中后家道中落,父亲的生意做不下去了,母亲因早年挣工分积劳成疾,我读高二时连学费都凑不齐。父母去外省砖厂打工还债,从乡邻仰望的体面,落到四处欠债的窘迫,巨大的落差让我们早早看清了人世冷暖,也逼得我们更快成熟。但父母从没在困难面前低过头,父亲养过蚕、卖过蜂蜜、打过零工,20多年来忍辱负重,愈挫愈勇。母亲40多

岁后常年生病住院,后期一年甚至有三分之一时间在医院度过,父亲悉心照料,从无怨言。

母亲是厚道的农村妇女。老家粮食不丰时,她会把多余粮食接济邻里,菜园蔬菜也分给乡亲。她还教我们洗衣、种地、砍柴,教我们拌面、用压面机做面条。春天,带我们挖丹参、地丁;秋天,带我们采辛夷。她总说:“做人要懂得吃苦、自立,要与人为善。”那时农村不少家庭让孩子早早辍学打工挣钱,可父母再难也要坚持供我们读书。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正是这份托举,我和几个妹妹都考上了大学。我大一得的奖学金,大部分都给了父母。

父亲对亲友更是重情重义。他高中毕业时不到20岁,常去山里砍柴卖钱,山脚下的陈姓同学常留他住宿。后来陈叔家境越来越差,重病导致其行动不便,父亲时常去看望,还让我们逢年过节接济他、送生活用品。小时候遇到讨饭的上门,父亲从不嫌弃,总会盛满饭递给人家。这份善良,照亮了我们童年要走的路。

可父亲对自己却很吝啬。60岁后我们让他体检,他总说没事,等查出癌症已是晚期。治病时,我们瞒着他检查结果,可他身体还是急转直下。去世前的那年国庆假期,我在医院给他洗澡搓背,他叮嘱我“要记着感恩帮过我们的人”,我明白他见不得乡亲受苦。去世前一个月,他反复说:“你们三个孩子都这么孝顺懂事,争着出钱给我治病,我知足了,没白疼你们。”

因疫情医院封闭,父亲病危的最后20多天,我没在他身边,每次回想起来,我的鼻子都是酸酸的。2022年10月28日早晨,父亲病危出院,我们备好带氧救护车。他被抬上担架时,右腿蜷了一

散文诗页

霜降 霜降

❁ 徐慧根

大雁南飞,翅膀与凉风同行,一起用真实的方式向季节告别,方向指着很远的地方去。那里的阳光有好多故事,等大雁回家时,一定会行囊满满。

现在,这里已显得有些接近萧然。渐渐褪色的阳光被挽留在头顶,像我们的愿望和眷恋。

万千树木删繁就简,把枝繁叶茂的情景变成往事,抑或变成咀嚼不尽的回味。毋庸讳言,我们感到了一份失落,尽管这感受的度数不高,不是主题,往大处说,充其量仅仅是日子于某些阶段的空白。

看着落叶从季节的上游向下游飘荡,晃悠悠,无牵无挂,也可称得上是天地间的一种美观——

难免会有萧瑟之类的形容词闯入内心,但我们不怕,我们的心境就是生命的颜料,能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涂色。

藤枯了,还有岩石不枯。叶凋了,还有菊花盛开。时间里的云朵照样翩翩飞,变幻出天鹅舞的优雅、华尔兹的抒情。

引领着排成队列的新打算,我们继续昂首阔步前进,继续弹唱提振精神的乐曲,甚至让旋律比先前更加在热烈里找到沉稳,让灵魂比先前更加充实、更加丰盛、更加饱满。

拒绝消沉。季节既能以霜为烙印,也能让霜吟哦出新的朝阳。

我们以高亢的音调,喊出了同样的想法。

江天万里寥廓,极目远眺,尽是舒展。霜的到来,恰好是天地间色彩最适宜的调和剂。

熟透的柿子,在枝头烁亮着红灯笼;沁甜的山楂,在低处闪耀着红玛瑙;晕染的枫叶,在人间旋舞着红裙裾……

这是深秋吗? 这是暮秋吗?

眼前的景象如此真切,如此实在,拉直了我们抛出的问号。

鲜艳依旧,热烈依旧,盎然依旧。有了这些。可以推翻欧阳修的《秋声赋》,

下,上车不到一分钟,血压归零、心电图成了直线。我和妹妹们不由哭出了声,父亲双眼内侧挂着泪——他分明舍不得离开这苦难的人世。因疫情我们隔离7天,父亲在殡仪馆冰冷的房间待了7天。下葬时,他的中学同学都纷纷发来悼词,说父亲是个有情有义的好人。

母亲本就体弱,受不住父亲离世的打击,半年后相随而去。2023年五一前,上午九点多我还和她通电话:她说邻居家生了娃准备去随礼;听说我和妹妹们要回家,她开心地说回来了一起上山采野菜、挖竹笋。可20分钟后,却传来她晕倒的噩耗。我立即从郑州赶往家里,到家时母亲静静地躺着,犹如熟睡了一般温和慈祥。

父母的一生平凡却温暖。他们偶有争吵,却总记挂着对方。父亲去世前一周,还打电话叮嘱母亲“哪种药吃几粒,啥时候吃”。父亲入殓时,母亲哭着说:“俺对不起你,最后一个月没给你搅过面汤。”——这就是老人最朴素的爱。

亲人离世从不是一时的痛,而是一辈子的遗憾。去年端午,大妹说:“再也吃不到妈妈包的粽子了。”我瞬间泪流满面。有人说“父母在,家就在;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以前以为时间能冲淡悲伤,可这份思念只会往心里钻,某个瞬间突然想起,依旧会难过得喘不过气来。

父母劳作了一辈子,却匆匆离世,一别再无归期。如今菊花盛开秋意渐浓,唯有清辉遥寄思念,但愿人间安康。三年了,在上班路上、在休息前、在看到他们爱吃的食物、在下班想打电话时,我都会想起他们——原来他们从未离开过,只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化作了风雨,化作了家门口的黄蝴蝶,在我们需要时,总会及时出现。

抑或《诗经》里的某些篇章,乃至所有古书中的灰暗萧条描述。

抬起头来,仰望天空,朵朵白云在湛蓝的背景中继续谱曲吟唱。

侧立耳朵,仔细谛听,声声雁鸣在安宁的琴弦上弹奏着丰腴彩韵。

醉了大地的心旌,醉了一片片跳荡的神魂……

放眼远处,看见阳光坐于巍峨的峰峦之巅,炽燃着金灿灿的火苗;收拢目光,又看见近处的河流沉浸于皎洁的月辉,漫卷着细腻的浪花。

诚然,风在提速,在耗费力量,却并未因此表现出疲惫;草木在告别繁茂,在压低葳蕤,却并未因此显示出憔悴。

生机在心,活力在魂,有菊花的笑脸为证。我们只是感受到了凉意。寒冬还未到来,果实仍然透香。

最好趁着月圆满,我们在月色下举起酒杯……

白昼变短了,天气转凉了,我们要努力把太阳拉近,就放在身旁,不停地散发亮光和温暖。

该总结的经验,必须总结;该吸取的教训,必须吸取;如此,遵循规律,人人都成为智者。

这也是对生命环节最好的注释。

不是不加选择地接受,也不是丧失原则地顺从,我们都有各自的坚守,都有各自的桀骜与倔强。

霜落头顶,恰如覆盖了一层语境,应当欣幸,怎么能懊恼呢?

听,季节的歌喉仿佛愈发雄浑了。

看,山川的笑容仿佛愈发厚重了。

天地之间,一切事物的界限未被混淆,绿是绿,黄是黄,红是红,紫是紫,辨认得清清楚楚。

这叫分明,为词典里的语汇做出了最精确的注解,为教科书中的语法造出了最恰切的例句。

河流继续奔走,山峰继续耸立,树林继续召唤,而一幅幅国画继续栩栩如生。

这个时候,我们都相信了秋的实力,比起相信春和夏,程度要深刻许多。

做梦,是适合的。在梦中,我们铺开新的境界。

我想,那些霜和我一样……

干干瘪瘪,挂着秋天阳光的魂儿,冬天炖肉时抓一把进去,一股子奇异的韧劲儿和浓郁的太阳香便在锅里复活了。冰箱里冻着的元宵节糯米丸子,七月半拿出来煮,早已失却了新糯米的润泽清香,却嚼得出节日残余的甜腻与团圆被冷藏的滋味。食物是有记忆的,旧味道常裹挟着旧年月,冷不丁钻进你嘴里,撞翻一坛陈年的心事儿。

说到底,吃食不过肚肠所需,却偏偏又不止于此。一碗滚烫的玉米糊糊捧在冻僵的手里,暖意直透心窝;一盘妈妈炒的土豆丝粗粗拉拉,却比山珍海味更足以抚慰游子离愁;病榻前的一碗白粥看似寡淡,却胜似琼浆玉液……食物滋养的何止是肚腹?分明熨帖的是一颗颗在尘世里奔波劳碌的心啊。

记得曾有个下午,我在茶馆里见过一位老食客。他面前摆着一小碟花生米,一碗热气腾腾的粗茶。他捏起一粒花生,先在指尖捻去红外衣再放入口中,细细地咀嚼,眼睛微微眯着。末了呷一口粗茶,喉结缓缓一动,带出一种无比满足的轻微叹息。阳光透过褪色的窗棂落在他身上,暖洋洋的。我望着他,忽而觉得,人间滋味的厚重深邃,原不在于珍饈玉饌的堆叠,而恰在这一粒花生、一口粗茶之中,在这份安然的咀嚼与吞咽里,沉淀了几千年的从容与踏实。

人类奔波劳碌,说到底不过为此一张嘴罢了。然而正是这张嘴,嚼碎了草木百谷,也嚼出了人间百态,甚至嚼出了整个斑斓流转的世界。



荐书架

《陈州笔记》:笔记体小说的又一座高峰

❁ 孙精精

日前,由中共周口市委宣传部的《陈州笔记》永存人间——孙方友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文集》由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孙方友先生(1949.9—2013.7.26)河南淮阳人,为当代文学家、文体家、新笔记小说的奠基人,一生著作宏富,其文学成就体现在长、中、短篇小说,散文和电视剧等多个方面,他最高的文学成就是新笔记体小说,孙方友的《陈州笔记》是继蒲松龄之后,中国文学笔记体小说的又一座高峰,“古有《聊斋志异》,今有《陈州笔记》”已成文坛共识。

该书除序言和《孙方友略传》外,共六个部分:

第一辑为“孙方友遗著”,共收入《本土与世界》等2篇。第二辑为“怀念孙方友的楹联、诗词选”,共收入由王守国、张宇、田中禾、冯杰等撰写的楹联15副,由杨晓敏、野莽、夏鑫森等撰写的诗词18首。第三辑为“追思与怀念”,共收入由刘庆邦《天国路长,方友兄长一路走好》、柳岸《怀念方友大哥》、南丁《再说

孙方友》等22篇纪念文章。第四辑是“孙方友研究”,共收入谢志强的《陈州笔记》,一个独立的文学天地》、刘海燕的《孙方友《陈州笔记》研讨会综述》等7篇研究文章,是孙方友先生去世后最新的研究成果。第五辑共收了由《孙方友小说全集》编委会撰写的《孙方友小说全集》出版说明、杨文臣的《孙方友小说艺术研究》后记》、墨白撰写的《孙方友年谱》后记》等10篇“前言与后记”。第六辑为“新闻”选辑,共收入《郑州晚报》《大河报》等报刊刊发的15篇新闻,记载了在孙方友先生去世后社会各界的悼念活动,极具史料价值。

《陈州笔记》享誉国内外,孙方友先生以文学的形式为我们保存了中国社会的世道人心,再现了众生灵魂的孤独与痛苦,成为中华民族20世纪前后历史的一个缩影,由《陈州笔记》构成的文学世界,由“陈州”“颍河镇”构成的文学地标,是一座丰碑,将永远被人们记忆和向往。

知味

唯有美食抚人心

❁ 薛宏新

腊那只著名的陶罐子上,画的正是一群赤膊壮汉围着火堆烤肉饮酒呢。刀叉叮当响,油脂滋滋叫,这些响动不就是人类最初的文明鼓点吗?

文明往前滚,《齐民要术》里北魏人酿醋做酱的法子,比炼丹还虔诚;法王路易十四的御厨能把一只孔雀尾巴插在烤天鹅背上,金光耀眼,却未必抵得过后来法国乡间土豆炖肉的温和熨帖;西班牙人为了香料,驾着小船在海上跑丢了性命;英国人喝茶硬要加糖,不惜贩卖人口去种甘蔗园……你瞧瞧,那些宏大历史的车辙印里,竟都渗着酸甜苦辣的油花啊!

现代人吃东西,更显得稀奇古怪的劲头和赤诚的心肠了。如今街头巷尾,五湖四海的味道都挤在一处了。菜市场里吆喝声此起彼伏,割肉的师傅一刀下去,骨缝间的脆响嘎嘣脆,猪肉挂着颤巍巍的鲜红。卖豆腐的老吴,常年围着雪白围裙,吆喝声抑扬顿挫:“豆腐——嫩咧——”当真有金石之音。那豆腐嫩得颤巍巍,仿佛稍一粗手

重脚就要碎了、化了似的。

城里人吃食讲究形式:一块手掌大的牛排,孤零零摆巨大的白盘子里,边上撒几点绿叶子,称为“精致”。外卖小哥的电瓶车穿梭如飞,保温箱里散发出混杂的辛香、麻辣、酸甜气味——这便是现代都市的烟火气与活命气。小巷深处排队的煎饼摊、深夜亮灯的烧烤铺……人们心甘情愿地挤着、站着,只为尝那一口刚出锅的热乎劲儿——哪里是为了填肚子?分明是馋虫在肚子里钻动,勾着魂呢!

最妙是看人吃饭的模样。那讲究人,举着筷子像捏着绣花针,小心翼翼地夹起一丝菜送进嘴里,咀嚼无声无息。乡下人呢,甩开膀子吃面条,呼噜呼噜作响,吃得痛快淋漓满头大汗,那声音听得人心里也跟着畅快。这声气儿,比什么音乐都好听!说到底,吃食之事,一菜一饭之间,藏着千古的滋味与人间的心肠。

人间滋味亦在时间流转里发酵。奶奶晒的茄